



虎海涛声

——东莞革命斗争故事



东莞图书馆



00013050842959

虎海涛声

欧阳德题

东莞革命斗争故事

东莞市少先队工作委员会编



东莞文献专藏



目 录

革命的源头

革命的拓荒者·····	3
将军山下红旗猎·····	10
金鳌塔下木棉红·····	16
闪光的青春·····	24
篁溪不灭的“火种”·····	31

反侵略的怒潮

打“小日本”去·····	45
抗战的枪声·····	52
血洒“东移”路·····	59
首战黄潭村·····	67
百花洞大捷·····	73
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	79
《前进报》与“小坞园”·····	86
卖柴侦察袭篁村·····	92
伏击陈璧君·····	98
横岗起义·····	105
粉碎“万人大扫荡”·····	113
猛虎擒羊·····	120

老虎山下小英雄·····	126
活捉山本·····	133
马山苍松·····	139
三战三捷·····	147
横扫莞太线·····	155

黎明前的战歌

武装自卫·····	165
铮铮铁骨·····	171
三管齐下斗敌营·····	177
万民同声庆解放·····	183

编后语·····	189
----------	-----

革命的源头

革命的领导

革命的拓荒者

1924年10月。

这是水乡的金秋季节。甘蔗林一望无垠，阳光下，金光闪闪；香蕉林中，果实累累，沉甸甸的；河涌里，小艇来来往往，人们春风满面。此刻，在东莞洪屋涡“永安社学”门口的大坪上，人头拥拥，四周的彩旗在秋风中猎猎飘扬……

“出了什么事呢？”

“也许是谁家办大喜事吧！”

有人在暗暗猜测。

不对！这是东莞第一个农民协会成立的大喜日子。看，“永安社学”门口的左边，挂着一块写有“洪屋涡农民协会”字样的大红招牌；门前，几张八仙桌搭起了一个主席台。主席台前，一面印有犁头标志的大红旗正在迎风飘扬；周围的街巷，贴满了“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地主阶级”、“实行二五减租”、“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标语；聚集在大坪上的男女老少，人人举着彩旗，欢声笑语。

这时，一个年约20岁的青年跳上主席台，大声宣布：“洪屋涡村农民协会成立大会现在开始！现在，请省农民协会领导彭湃同志授旗！”

随着这位年轻人的话音，人群中走出了一位中等身材，

长相俊美的书生。他两道浓眉下的一对明澈的眼睛炯炯有神。只见他双手高擎着犁头红旗，庄重地交到了农会会长张运法同志的手中。顿时，鞭炮齐鸣、掌声雷动……

那位宣布开会的青年是谁呢？

他就是东莞第一个共产党员莫萃华。

莫萃华是洪屋涡人，1904年出生在一个小康之家。可是，在那土豪劣绅层层盘剥、战祸连年的日子里，民不聊生。莫萃华的家也很快地破了产。由于家庭贫困，莫萃华10来岁便到广州谋生。他当过工人，当过兵，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教育。1922年，他在广州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夏，他受省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阮啸仙的指派，作为革命的拓荒者，回乡开展农民运动，点燃革命的火炬……

台风前夕的夏夜，没有一丝儿风，天气格外闷热。人们都纷纷到村前的榕树下、池塘边乘凉。但是，在青年农民张运法的一间破旧柴房里，七八个青年人，围坐在一盏煤油灯旁，顾不得擦脸上的汗水，也顾不上摇手中的葵扇，正在聚精会神地听刚从广州回来的莫萃华“讲世界”。

只听见莫萃华笑着问人家：“我们洪屋涡这个地方好不好？”

“当然好啦！我们洪屋涡在大洲南边，由稍潭水、寮下水冲积而成，土地肥，物产多，鱼虾都不少呢！”

“我们的生活好不好呢？”

一句话，问得大家一时说不上话来了。大家都望着张运法的这间破柴房——只有几张用木板铺的床，连蚊帐也没有，桌椅破旧不堪。

是啊，这么好的田地，人们日做、夜做，还是吃不饱、住不好，这是什么道理呢？

见大家不出声，莫萃华又问：“我们村周围的田地都是谁的？”

“是田主的、土豪的！”

“田主的生活又怎么样？”

“他们的生活当然好了！他们不用劳动，不仅吃得好，住上青砖大屋，还专门有人服侍哩！这个世道真是不公平啊！”……

说着，说着，几个青年人好像明白了什么，眼睛逐渐明亮起来。

莫萃华见时机到了，就从衣袋里拿出两本书，放在煤油灯下，翻了几页。他说：“这本《阶级斗争浅说》就是跟我们讲清这些道理的；这本《共产主义ABC》是教育我们怎样翻身求解放的。以后，我们大家要好好学习学习。”

说到这里，他把身子往大家靠拢了一下，小声说：“你们知道吗？我们中国北边有一个国家叫苏俄。现在，那里已经由工人、农民组成苏维埃政府，人民掌握政权，翻身当主人了！”

“是真的吗？”几个青年人听了，兴奋得瞪大了眼睛。

“当然是真的！这两本书，就是他们夺取政权、建立政权的经验总结，只要我们按他们的样子做，也可以推翻地主、土豪的统治，翻身当主人！”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张运法急不可待地站起来，焦急地问。

“我们首先要团结起来，抱成一团，成立自己的组织，

这个组织就叫做社会主义青年团，你们说好不好？”

“好！”几个年轻人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他们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原来，莫萃华回乡前，阮啸仙代表组织找他谈话，反复强调：要首先培养青年骨干，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要多介绍青年农民入团，发动和依靠他们积极开展农民运动，并注意把革命的火种撒向全县。莫萃华牢记组织上的嘱托，一回到家乡，便去找张运法、陈昶等七八个童年时代的好友。他们经常一起划船送肥、庠河泥培蕉基，一起捉蜢蜢捕鱼花，一起劳动，一起谈心，渐渐地，他们成了无话不讲的心贴心的好朋友。

这一夜，在莫萃华的主持下，东莞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成立了。他心情十分激动，跟这几个青年住在一起，促膝谈心，火红的灯光彻夜不灭……

不久，这几个青年人就在“永安社学”里创办了一个图书报社，还办了补习夜校，组织演讲会，成立了农民俱乐部。农闲时，他们还到附近各乡去调查农民的状况，工作十分活跃。但是，洪屋涡历来为土匪所盘踞，村中有民团组织，有枪百余支，都为乡村土绅所掌握。农民说话还不敢大声，腰杆还挺不起来。怎么办呢？

1924年2月，莫萃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久，他参加了彭湃同志主办的广州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结业后，他以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回乡进一步开展农民运动。

“这回我们有办法了！”在团支部会上，莫萃华高兴地

对张运法、陈昶等团员讲述了海陆丰等地轰轰烈烈开展农民运动的情况，他说：“我们要学习海陆丰的经验，组织农会，改组民团，建立我们自己的农民自卫军！”

“我们怎样开展工作？”张运法着急问。

“首先，要从宣传着手，花大力气启发提高乡亲们的觉悟！”

“好，好！我们就利用补习夜校上课的机会进行。”陈昶说着，还拍了拍坐在旁边的张运法的肩膀。

入夜，“永安社学”里灯光闪烁，人头拥拥。突然，左厢房的墙壁上，出现了一幅影画，画中，一个农民，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大包袱，正艰难地向前走。看着这幅影画，人们心里仿佛压上了一块大石头。顿时，厢房里肃静下来。

“这个农友，背负着一个这么大的包袱，乡亲们，你们说说，他能走得动吗？”莫萃华声音不大，可很有吸引力。

“唉！”人群中，有人在叹气。

“刚才不是有人在叹气吗？这个气叹得可深沉呀！”莫萃华因势利导，继续开导着，“这个农友好比我们大家，这个包袱就好比田主、土豪对我们的重重压榨咧！”

“对，对！”张运法、陈昶等几个青年十分赞同地说，“这个比方打得好！”

“对了嘛！别的不说，单是抽收苛捐杂税就有几十种。什么肩头捐呀，我们出外为人挑担要交捐；什么水牛捐呀，一头水牛要交捐15元；还有田头捐……有时军队调防了，换来新的军队，又要重新抽捐。大家说，这样大的包袱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腰杆要什么时候才能够挺起来呀！”这一句句话，直说到大家的心坎里。

“华哥，我们该怎么办？”有的急着问。

“成立农会吧！华哥，你领头，我们干！”张运法快人快语。

“对，我们要成立农会，大家抱成一团！现在请大家继续看影画。”于是，墙壁上又出现了一面有犁头标志的红旗。莫萃华激动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省的农民协会的会旗。”说着，他小声唱起了一首歌：

冬冬冬，田仔（农民）斗田公（地主），

田公不知死，田仔团结起……

“我省海陆丰的农民现在已成立了农会，他们高举着犁头红旗斗田主、打土豪，取消苛捐杂税，实行二五减租。刚才我唱的歌，就是海陆丰农友们唱起来的！乡亲们，成立农会，好不好呀？”莫萃华连说带唱，很有鼓动性。

“好！”人们纷纷响应。

人群慢慢地散了。张运法、陈昶等团员和几个青年骨干还留在社学里，具体商量了组织农会、成立农民自卫军的一些做法，一直到鸡鸣天亮才分手……

随着热烈的鼓掌声和鞭炮声，东莞第一面犁头红旗在水乡的洪屋涡飘扬起来了。

“农友们，我们的农会成立了，我们已经组织起来了，我们将成为土地的主人了！”彭湃同志在授旗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但是，要从田主、土豪的手中夺过土地，我们就要在犁头红旗的指引下，坚决斗争，革命到底！”

“农友们团结起来！”

“打倒土豪劣绅！”

“耕者有其田！”……

会场上，口号声此起彼伏，像虎门口外大海的涛声，盖过了四周的田野，飞向天空。

会后，莫萃华趁热打铁，成立了以团员为骨干的农民自卫军，戴上臂章，每天集中训练，接着又开展了“二五减租”……

农民运动的烈火越烧越旺，吓坏了当地的土豪劣绅。他们有的逃往香港，有的跑去广州，就连洪屋涡最有势力的土匪头莫贤，也被迫交出了18支步枪，灰溜溜地拉着队伍走了。11月，很快就成立了以洪屋涡为中心的18乡农民自卫军，各乡纷纷建立了农会，犁头红旗高高地飘扬在水乡上空。

将军山下红旗猎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

除军阀，除军阀……

革命的歌声响彻长安将军山下的霄边。1924年11月，“东莞县第一区农民协会”在霄边成立了。各乡的犁头红旗在北风中猎猎飘扬；会场上，口号声、歌声响成一片，场面十分动人。人们最难忘的是：省农民协会的领导人彭湃和阮啸仙，专程从广州赶来祝贺。他们发表了演说，热情洋溢地赞扬了“霄边乡农民协会”，指出霄边农会必将对东莞的农民运动起着更大的榜样作用……

霄边，在大革命时期，曾一度是东莞农民运动的中心。至今，东莞仍流传着“霄边农会”当年的许多斗争故事，人们也热情地赞扬共产党员蔡如平、蔡日新是将军山下革命的“火种”。

怒斥土豪

1925年春节前夕，霄边乡一片喜气洋洋，人们忙着准备过年。

这一天，蔡如平、蔡日新在农会办公处跟蔡庭谦、蔡满福等农会骨干商量着组织迎春的文体活动事宜，让农友们更好地过一个快乐的春节。正议论间，从门外匆匆走进一个持枪的自卫军战士，对蔡如平说：“东莞明伦堂董事孙绳武拜访你来了。”

蔡如平望了望大家，用眼神征求意见。见大家没有异议，才吩咐那位战士：“带他进来！”

不一会，只见一位头戴黄帽，身穿白府绸长衫，脚着一双黑色轻便鞋，商人模样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他一见蔡如平等农会干部就连忙拱手作揖，自我介绍起来：

“鄙人姓孙，叫孙绳武，是明伦堂董事会董事，”他边说边给在场的人递香烟，“欣闻区农会成立，明伦堂特派本人前来祝贺，送上白银2万两，供农会和自卫军花消。嘿，嘿嘿！很不成敬意，不成敬意！”

区农会已成立了好几个月了，为什么明伦堂董事会突然派人送来白银？况且，来人是一个“滑头”，肯定没有好事。于是，大家都警觉起来。

“孙先生，你真的是来祝贺‘东莞县一区农民协会’成立的吗？”蔡如平不动声色地问，“除了送白银来，还有别的事吧！”

“没……没有！小弟是真心来祝贺的。不过……不过……”孙绳武一怔，说起话来吞吞吐吐。

“不过什么！”蔡如平严肃起来了。

“事情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这位姓孙的家伙见气氛不对，连忙解释，“明伦堂董事会要小人向各位转告一声，今后若明伦堂与贵会有不妥之处，请多多包涵。”说着，就

从衫襟里掏出一张银票，要交给蔡如平。

“原来是来做说客的！”蔡如平十分气愤。他“霍”地一声站了起来，斩钉截铁地说：“孙先生，可惜你认错了人，进错了门，区区2万两白银，就能买到你们的性命吗？”蔡如平越说越气，“你们霸占了万顷沙多少土地，你们强占了多少民女，你们喝了多少民脂民血，你们犯下了多少罪行！今天，农民扬眉吐气了，他们就是要斗土豪，以后还要分田地，对你们哪能‘多多包涵’？”

“我们要控告，一直告到省党部去！”

此刻，蔡日新也怒不可遏。他指着孙绳武大声说：“告吧，不要说是2万两白银，再多一点吧，也救不了你们的命！如今，‘一切权力归农会’，将军山下已是农民的天下！哈哈……”

“哈哈哈哈！……”在场的农会干部也大笑起来。

孙绳武讨了个没趣，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只好悻悻地走了。

解救厦岗

农民协会组织农民斗土豪、抗租、抗捐，土豪劣绅恨之入骨。于是他们拼死反扑。

1925年，农历四月初一的凌晨。

“嘭嘭……”

“嘭嘭……嘭嘭……”

霄边农会办公处——蔡氏宗祠，突然响起了拍门声。蔡如平、蔡日新和几个农会骨干一骨碌爬起床，拿起了枪。打开门一看，原来拍门的是厦岗农会的女会员麦学三。



“快，快！快派人去救援，厦岗农会被‘老虎平’带领民团包围了！”麦学三气喘吁吁地前来报告。

蔡如平接到报告，当机立断，迅速作出部署：“日新，你同庭谦一起，带上自卫军马上赶往厦岗。”

“好，我们马上集合队伍！”

“满福，你立即跑去大岭山大塘村，请求黄埔学生军赶快前来厦岗救援！”

“是！”

蔡如平又亲自跑到涌头、咸西、乌沙等村，集合自卫军前去支援……

自卫军赶到时，天已经亮了。只见厦岗农会办公处“爱兰祖”火光冲天。自卫军战士们眼都气红了，人人争着要冲进村里去！但民团人多势众。他们有几百人，分别守住入村的4个方向，火力也猛，只要自卫军一出现，“排头火”就马上打过来，自卫军被压得伏在土坡下，简直无法前进。

蔡日新一看这情况，觉得硬拼是不行的，便马上决定：迅速抢占村后的光头山，居高临下，摆脱被动局面。于是，他留下了部分人继续牵制敌人，自己亲自带领几十人向光头山冲去。他身先士卒，一会儿利用土坡伏下，一会儿利用树丛掩护，山头上的敌人见自卫军这么勇猛，顿时慌乱起来，有些人已偷偷地往村子里撤了。

“农友们，冲呀！”蔡日新趁敌人慌乱之际，振臂一挥，纵身跃起，带着自卫军向山顶猛扑，吓得敌人连枪也不敢放，连滚带爬地撤回了村里。

这时，民团已攻破了“爱兰祖”，抓住了厦岗农会的几位干部。现在，敌人正龟缩在房子里，集中火力，阻挡着自